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公司内部有一次讲话，专门谈与人打交道时为什么要宽容与妥协，我认为他的话，击中了我们民族的一些弱点，也就是鲁迅多次批判过的“国民性”，也很合我心意，不揣冒昧想来评说一番。

任正非说，宽容就是容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宽容是坚强而不是软弱，妥协也不是软弱和不坚定，毫不妥协实际上是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

知易行难，任正非倒是知行合一的，这最为难得。一般来说，华人办的私人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办不出像三星、丰田那样的巨型企业，华为像是

宽容与妥协

康定

这都与任正非的不受传统束缚的新理念大有关系。

前些日子，看了南大女学生温方伊写的话剧《蒋公的面子》，深刻刻画出三位教授的互不宽容、互不妥协的心理特征。一位教授想去赴蒋公的宴，给蒋公面子，但又怕被教授们非议，不敢一个人去，怂恿另一位教授一起去。一位教授是美食家，很想吃“火腿烧豆腐”，但因在学生面前说过不承认蒋公当校长，所以坚持蒋公的请柬不能署以校长的名义。一位教授痛恨蒋公独裁，拒绝赴宴，但又想拜托赴宴的教授说动蒋公协助运送自己珍藏的古书。一位教授吵得一天世界，吵得一塌糊涂，没有一个人愿意妥协让步，只希望别人服从自己。但三位教授不是上下级关系，没有服从的义务，所以一直吵到话剧结束，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从一滴水看海洋，我理解，这部话剧讽刺的是，国人只要不是上下级关系，不能用纪律和命令约束，就很难意见一致，而且，越是年龄相当，资历相当，水平相当，越是无法互相妥协，似乎一定要分出个上下尊卑才行，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正是对这种心理特征的刻画。那么不是还有志同道合的吗？有的，但大方向可以志同道合，不可能事事意见一致，必定要有宽容与妥协，就像两个圆球要粘在一起，必定要各自砍去凸出的部分才行，所以国人虽有志同道合创业的，但中途分道扬镳的更多，所谓“只能同患难，不能同享乐”，说的就是不能合作到底，说到底，还是做不到宽容与妥协。

这也怪不得任何人，因为我们祖先传下来的文化，给予的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传统资源，要么是君臣关系，要么是父子关系，要么是兄弟关系，要么是夫妻关系，要么是朋友关系，基本上都有个上下尊卑，就是缺少一种平等的合作的宽容与妥协的伙伴关系，尤其是现代大企业，各个互不隶属的部门，要是缺乏宽容与妥协，就无法紧密合作，指指成拳。为什么华人办不出民营巨型企业呢？因为管理和指挥是有半径的，半径不可能太长，互不隶属的部门之间要是协同性、合作性差，信任度低，效率就会很低，竞争力也就低了。这样的“泥足巨人”在市场竞争中必败无疑，而家族企业凭着血缘关系，倒是可以做到宽容与妥协，合作性强，信任度高的。所以，华人办的家族企业往往竞争力很强，但缺点是不能否世代相传，出一个败家子，企业也就败了。任正非独创的“华为模式”应是当今世界华人公司的高境界，就是不知能坚守多久。华为果能一直兴旺，那就证明华人也能做到宽容与妥协。

老画家陈佩秋，兼工草书，署名“健碧”。雅号源出宋杨万里咏兰诗“健碧缤缤叶，斑红浅浅芳；幽香空自秘，风肯秘幽香。”陈老慕灵均诚斋劲节之高致，书斋号“秋兰室”（又署截玉

兰友陈佩秋

东阳马生

识陈老与谢稚柳先生，陈谢尝以即兴之作作为赠，一柳一兰，珍藏二十年，迁居数次，兰柳俱失。

1961年林西莉（瑞典著名的汉学家）29岁。这个在瑞典南部小城长大的女孩在跟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了一段中文后，带着斯德哥尔摩音乐历史博物馆馆长恩斯特的一封信，辗转莫斯科欲前往中国。俄罗斯音乐教授阿伦特对她：“中国，只有‘古琴’能够与玄妙的心灵世界相通，是‘圣人之器’。”

带着对古琴的神往，林西莉来到中国。站在北京隆冬的街头，萧瑟、贫寒的城市让她有种回到几世纪前的恍惚。她回忆道：“到处是吃不饱的人。在北大留学生楼里，有我一张床铺。房间是未经油漆的水泥地和墙壁，栖身之处则是一张吱吱嘎嘎响的钢丝床。宿舍里每天只在早晚供应一小时暖

气。每天学习20个汉语的生活无疑是艰巨的。”却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林西莉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她心之所往的“古琴”。在一间不大不小空荡荡的房间，演奏者轻拨丝弦，细小的弦却发出“令整个房间颤动的声音，清澈亮丽，沉厚而宽阔”。

几年周折，林西莉加入北京古琴研究会。在那个年代，研究会只有林西莉这一位外国学生。每天她和老师对坐在一起弹琴。老师弹的琴是唐琴，而她弹的是张宋代古琴。林西莉特别喜欢《斂乃》和《胡笳十八拍》这样有难度的曲子。为了尽快演奏它们，林西莉甚至试着根据学钢琴的经验，向老师要求练习音阶、和弦。这让她的老师大吃一惊。老师告诉林

石不能言最可人

那秋生

水色石中收。人能悟得其中趣，确胜寻山万里游。”

有人仿照古代的《二十四诗品》，提出《二十四石品》：“端好，精致，朗透，细腻，饱满，鲜艳，绚烂，绮丽，清淡，雅趣，苍老，柔嫩，高古，含蓄，深远，疏野，雄浑，刻画，磊落，纤巧，生机，精神，奇特，怪异。”恰似一步一步地游览，仿佛在引入渐入佳境，石文化的欣赏需要艺术联想与审美情趣。

台湾人的石文化更上一层楼，他们仿“棋道”而设“石道”，依次列段：初段只是检石，属于趣味观；二段是秀石，属于美观；三段是雅石，属于道德观；四段是心石，属于抽象观，为最高级。石道的级别，随心灵感悟而提升，一块美石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可以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中华石文化源远流长。儒教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以石为德也；道教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托石寄情也；佛教曰“片石孤峰窥色相”，因石悟禅也。正是：三教为一体，石中有精魂。

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早晨，你曾说你爱我，当我们还年轻。唱起了春之歌，那音乐是多么动人，我们欢笑，我们喊叫，但离别时候来到。别忘了，你爱我，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许多天过去了，我耳畔还一直回响着病中的程乃珊老师的虚弱但仍然清亮的声音……那天，当她听先生说是我打来的问候电话，不顾病重不适，接过电话，轻轻和我说：“作欣，等我好了，我要听你的音乐会。”我急忙说：程老师，我现在就唱给你听……轻轻地，我唱起了“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电话中，她竟缓缓合着我的声音，和我一起哼唱了这首电影《翠堤春晓》的主题歌，她声音虽弱，但还是听得出她在死神的威胁面前的坚定、坦然、无畏和对美好生命的祈盼和呼唤……泪水流满了我的脸庞，我哽咽着，无法再发出声音……没想到，这竟成了她的绝唱。

程老师，您怎么就这样急走了呢？您忘了吗？我们曾约好要在您家开音乐会的。永远不会忘记您和先生对我的厚爱，每一次我的演唱，您和先生都是我最忠实的观众，打扮得美丽得体，带着向日葵般的笑颜，将那份真诚的爱和欣赏，毫不吝啬的给予我。有知音若您，我是何等幸福，我们曾约好，等您康复了，要在您家的客厅，专门为您演唱的，包括那首“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我知道，我今后的每一次演唱，都会在心中为您留一个位子，您一定在天堂认真聆听的，我绝对不敢怠慢。

您还多次充满激情地对我说：“我一定要为你写一个关于上海的音乐剧。”为此，您还讲述了您的构思和创意，那位上海老克勒，玩爵士音乐的金先生的爱情故事……我一直期盼着在心中，勾勒着那个音乐剧的角色和场景，可是……

您是我见到的最热爱生活，最有激情，最有趣味的女人。和您在一起，总能感受到您那份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无比真诚。朋友们的聚会，因为您的出席，总会显得熠熠生辉，热情四射。您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让我们印象深刻，您带领我们吃喝玩乐，品味生活，和您在一起总是那样的快乐和有趣，那样的令人难忘。您说过：“我们真是臭气相投。”

您对上海文化的细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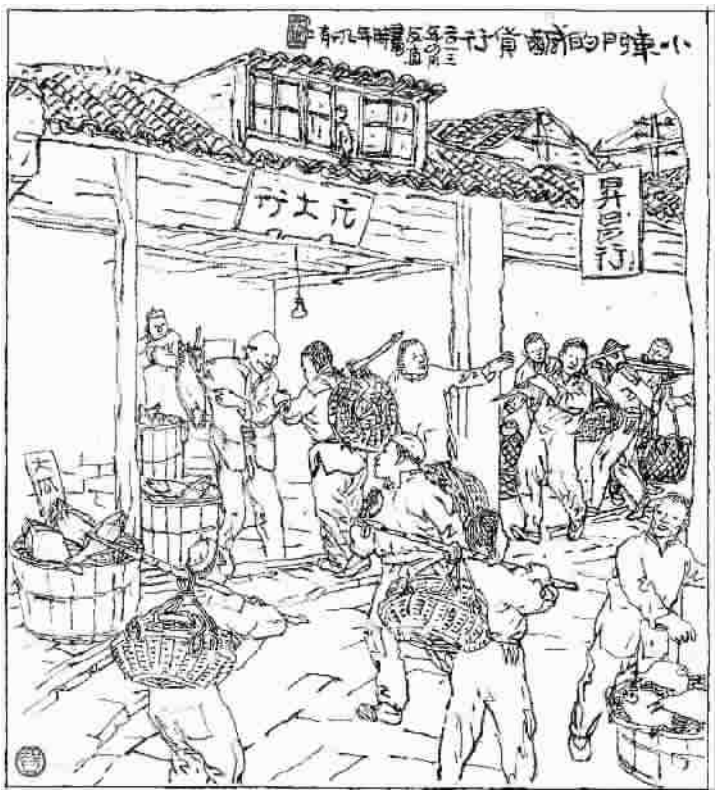
记您和先生对我的厚爱，每一次我的演唱，您和先生都是我最忠实的观众，打扮得美丽得体，带着向日葵般的笑颜，将那份真诚的爱和欣赏，毫不吝啬的给予我。有知音若您，我是何等幸福，我们曾约好，等您康复了，要在您家的客厅，专门为您演唱的，包括那首“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我知道，我今后的每一次演唱，都会在心中为您留一个位子，您一定在天堂认真聆听的，我绝对不敢怠慢。

您还多次充满激情地对我说：“我一定要为你写一个关于上海的音乐剧。”为此，您还讲述了您的构思和创意，那位上海老克勒，玩爵士音乐的金先生的爱情故事……我一直期盼着在心中，勾勒着那个音乐剧的角色和场景，可是……

您是我见到的最热爱生活，最有激情，最有趣味的女人。和您在一起，总能感受到您那份对生活的无比热爱，无比真诚。朋友们的聚会，因为您的出席，总会显得熠熠生辉，热情四射。您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让我们印象深刻，您带领我们吃喝玩乐，品味生活，和您在一起总是那样的快乐和有趣，那样的令人难忘。您说过：“我们真是臭气相投。”

您对上海文化的细致

一块灵性的石头，就是一段山水的浓缩。正如清人赵继恒所云：“叠叠高峰映碧流，烟岚



小东门地处十

六铺的里边，在中华路上，属华界。

在这一小圈子里几乎都是咸鱼行。我

有位堂兄也是做咸鱼生意的，他在咸瓜街有一处存放咸货的栈房，木板壁瓦顶泥地，可是储存咸货的几只木桶直径都在1.5米左右，里面装的货色拿到今天来评比，都是顶级的：三暴鳊鱼，三帆海蜇，这档货色之材质上等加工到位，老汉出生还算早，赶上见得到吃得着的

小东门的咸鱼行

贺友直 图/文

鱼，既腐又香，醃渍余下的鳊鱼卤用来炖蛋汤形容其味——透鲜！可是如今绝迹矣！当时咸鱼行把鳊鱼卤装瓶出售，价格很便宜，大概等同一瓶酱油，这只有阿拉宁波人知情识货！

动和难忘。

您对死亡的蔑视，让我们的心都为您震颤，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您是那样的坦然，那样的有尊严，那样的高贵和凛然不可侵犯，坚持写作到最后，和死神抢夺时间，从未失去对生的渴望和美的祈求。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最大体现。那一篇篇用生命写成的文章，那一声声用全身心吟唱的歌曲，都是您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上海Lady”。

1907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马勒对生死和命运的力量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思考。而这次思考的结果就是他的惊世之作《大地之歌》。

1907年7月，马勒最为深爱的女儿因病不治而终。之后，他也因为自己日趋严重的心脏病和一些劳资纠纷辞去了几乎是欧洲最负盛名的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一职。

事业和生活的多重打击，让马勒不得不对人生和死亡作出深刻思考。

恰在此时，在他的阅读中，一组中国古典诗词的德译本引起了 he 内心的共鸣。这些诗歌或为木凋零，或春风沉醉，或对尘世永恒的告别，极大地触动了马勒的内心深处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生命将尽，人生苦短。但他的时代何时才能到来？这也让他萌生了写一部歌唱声部和管弦乐队的大型作品。于是他自己挑选了六首诗歌按自己的意志，重新编写后作为《大地之歌》的歌词。

果不其然，《大地之歌》的开篇就用了李白的“悲歌行”。把生死，醉梦，前程，一一道来。

我不知道，马勒在读李白诗歌时想到了什么，但我想，诗歌中的“天下无人知我心”和“死生一度人皆有”几句，肯定深得他意。

《大地之歌》中最为迷人和动人的也许并非用李白诗作歌词的第一乐章，而是用王维诗作歌词的，有着那个“直到永远，永远……”的最后乐章“告别”，也许马勒的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是告别，他对人生的告别。



死生一度人皆有

——听马勒的《大地之歌》

蔡西民

十日谈

幽幽七弦情

明起刊登一组《感恩母亲》。